

润城古代诗文选编

田澍中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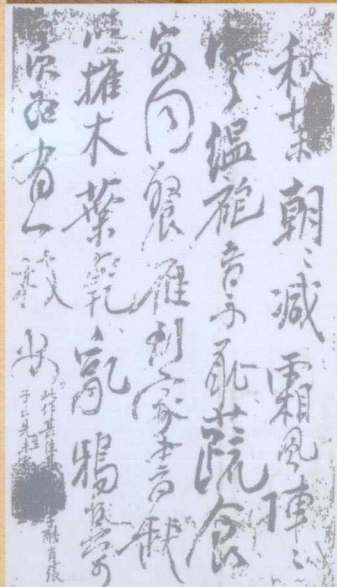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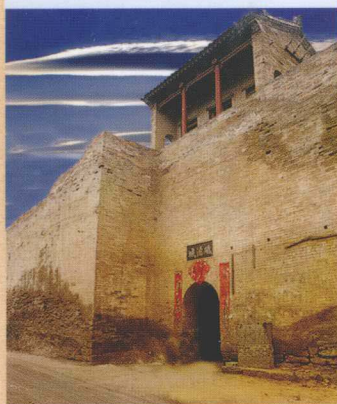
屋诗钞

聚山危顶望析城王屋诸山

陽城延賓田嘉

析城雄峰灏可見。迤邐接王屋。半蓋形非幻。兩山面目真。接
百里亘雲烟。十峰巖霄漢。條忽日西逝。霞光射天堦。時將
頭臨玄臺爽。嘯晨數時聞。哀鴻凡以頌。至竟云曾遊。看山謂已
入。云已遠。重岡今見石谷子。石谷微古非古人。乃取意似非相似。
惟消且明。嘉臣懷溪饒佳營。並歸揚抑獨勝。最。竹園風雨。

王右軍九龍山竹園歸鵲圖



屯城卷
上伏卷
下伏卷

人民出版社

小庵清鈔

登藥山絕頂望析城王屋諸山

卷之四

翠嶺雄城，
 一、旦百里，
 頭臨雲漢，
 題王在谷，
 仙人去已遠，
 一惟清且明，
 意臣既淡，
 歸楊村，
 竹園隱居



減減減減減

屯城卷
上伏卷
下伏卷

山西人民出版社

本书编委会

顾 问	裴余庆	吉天义	范涌江
	延如庆	杨保昌	张晓满
	张广善	栗守田	马甫平
	卫恒庆	原培印	
名誉主任	吴绪仁		
主 任	上官东亮		
副 主 任	马阳光	杨家善	袁长有
主 编	田澍中		
编 委	杨学良	裴乐胜	常小忠
	王学明	李兵生	段兴仓
	杨志雷	延九胜	陈炎炉
	张家庆	张安民	

总 序

贾联亭 刘爱军

每一位熟悉阳城县历史和文化的人,每一位在阳城工作过的人,都有一个强烈的感受,那就是:古今阳城多俊彦。元明清三代,阳城县诞生了文武进士 123 名,雄踞山西省第二、泽州府之首。这些俊彦之士从阳城的大山里走出来,走进封建王朝的金銮宝殿,走向赤县神州的四面八方。他们以不凡的智慧和干才,为官政声多誉,为文著述丰厚。他们是民族的脊梁,背负着悠久而灿烂的中华文明走了一程又一程。他们不仅留下了治国安邦的良计妙策,供后代政治家借鉴,而且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文章,为中华文化宝库增添了瑰丽的篇章。

阳城的山,是文化的山,山山都有庵观寺庙、石刻碑碣和美丽动人的传说;阳城的水,是文化的水,每条河流小溪,都蕴涵着丰富的文化营养,哺育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杰。沁河水养育了屯城郑氏三位国公、张家三位进士以及润城张家、刘家、延家数十位进士、举人和诗文家。樊水两岸成长起黄城陈氏一门九进士和郭峪张家一门六进士、北音延家一门父子六诗人。仅 1.5 公里长的庄河,就诞生了以王国光为首的 15 名进士、15 名举人、数十位诗文家。漭泽河、芦苇河两岸,诞生了以田六善为代表的田家三位政坛骄子、文坛巨人,以及画家萧照、学者王翼、诗人张文炳、卫昌绩、张锦等一批诗、书、画家。还有以张晋、李毅为首的一批布衣诗人,他们在当时就诗名满天下。根据县人遗留著作存目统计,明清两代,阳城县诞生了一百多位诗文家。特别是润城镇,明清时代,这个镇诞生了进士 24 名,占全县进士总数的 23.52%,位居全县第一;诞生了 60

多位诗人,占全县诗人总数的60%多。可以说,润城文化支撑着阳城这个文化大县的半壁江山。这些先哲的躬身实践,奠定了阳城这个文化大县的根基,影响了当时,启发了后代。他们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是阳城县的文化品牌,是阳城人的传世藏书。

润城镇党委、政府有强烈的文化责任感,把文化建设作为像经济建设一样的大事来抓。他们挖掘、发现、整理了大量明清时代的诗文,编辑出版《润城古代诗文选编》,使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古为今用,激发润城人重振文化、经济大镇的雄风。

文化建设事关民族兴衰、国家强盛。江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二就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2001年召开的“中国文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总书记在讲话中说:“文学艺术,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生动反映,也是人类精神创造活动的重要表现。在社会前进的历史洪流中,一切先进的、健康的文学艺术,都给予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和美的享受。”又说:“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而今,润城镇富裕了,群众有强烈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有超越历史的强烈愿望。这时,文化建设就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事,成为党委工作的重要任务,成为与时俱进的政府行为。

这套《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都很强,内容健康,大部分通俗易懂。诗中描绘的山水风物、世态民情、亲友往来,都是润城的山水人物,润城人读来有特殊的亲切感,更能激发润城人对文化的向往与追求。同时,也便于润城人建设文化、经济、生态、旅游大镇,使润城走向全国,全国走进润城。

收在这套丛书里有润城籍64位诗人的千余篇作品。这些诗文的作者,大都是名门望族,其后代发展到现在,已逾千家万户。子孙们拜读祖先的作品,了解祖先的思想情怀、人生景况,满足了对家史、村史、镇史的了解愿望,同时也学到了文学知识。历史使

人明智,知识就是力量。谁能拒绝“知识”和“力量”呢?

这套丛书有很强的文化亲和力,更能激励下一代学习先辈、赶超先辈,使润城回归文化大镇的文化氛围,产生更多优秀的诗文家、书画家以及杰出的政治家、经济学家。

本书编者田澍中先生,为国家一级作家,曾在润城镇挂职和深入生活达十年之久,对润城镇有深厚的感情,对润城镇的历史、文化有一定的研究。他多年搜集资料,又经两年多精心编注,终于使这套丛书问世。他力求中学文化程度的人看得懂,注释详细、准确、通俗。我们相信,不仅润城人,而且阳城全县人都会喜欢这套丛书的。

是为序。

2002年8月30日

前言

田澍中

阳城王气在润城

真留恋那块文化的热土——阳城县润城镇。我在那里挂职、深入生活已达十个年头，还将继续下去。我的事业随之延伸到那里，我的心也留在了那里，把那里作为我第二故乡，在离开后到现在的五年多时间里，“常回家看看”。一个月不去，心里就慌慌的，像哺乳期的婴儿离不开母亲一样，急于扑向她的怀抱，痛痛快快地吮吸一顿。然后，用第二故乡给我的营养——在那里得来的生活素材，写出了长篇纪实文学《润城雄风》、长篇小说《五汉街》、中篇系列小说《乡长助理》、《县长助理》以及散文集《没法潇洒》等几本书。这也算对第二故乡的回报吧。

远望家山情难断。回到第二故乡，我常常徜徉在古老的街巷里、青山绿水间。我惊异地发现，润城的每一寸土地，都遗留着文化的碎片。海会寺内，有王国光撰写的碑文、诗作，张慎言的墨宝；天坛山上，有始建于唐代的轩辕庙；润城村莲花坪上，有清代乾嘉年间著名文学家、历史家、数学家张敦仁父、叔的坟墓（我从碑文中，了解了张氏的家庭状况、大学者的成长渊源），还有与张敦仁同时代的诗人、书法家王右文高超的书法断碣；东坪庙、紫台岭是张敦仁、王右文及后来“七逸老人诗社”经常聚会吟诗的地方；砥洎城里，更是文物遍地，稍不留神，就脚踩在“文化”上，头碰到“文化”上。偶尔走进一家，相识的主人知道我的来意，热情地揭开被褥，床板上赫然镌刻着“文魁”“亚魁”的字样，翻过桌子来，桌面底部刻

的是“进士第”“皇帝诰授”；下庄的一家废弃的牛舍门上，竟刻着董其昌的书法；北音村“碧梧山馆”旧址的内室门上，刻着清代举人、诗人延彭年的座右铭：“坐卧一间房明窗净几，经营两件事吃饭看书。”所有村子里，都有明代的建筑，都有雄伟、气派的门楼、名人的题额。我常常思索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如何把这些文化碎片珠串起来？如何再现明清时润城文化的辉煌？一想就是八个年头。终于，我用这套丛书，完成了这个夙愿。

真留恋那里的人民，古代的和现、当代的。古代多俊彦之士，最辉煌是明清时代，进士占全县进士总数的 23.52%；诗人占全县诗人总数的 60% 多，现存明清诗文集竟占全县诗文集总数的 80% 以上！仅白巷里（上、中、下三庄），就诞生了 15 名进士、15 名举人、45 名贡生、237 名秀才！这种人才密集型的村庄、乡镇以及家庭，就我所知，在晋东南地区十分罕见。这就是文化大镇的重要标志。可以说，没有润城独特、丰富、鲜明的地域文化，阳城就构不成文化大县。

因此，就文化而言，“泽州王气在阳城，阳城王气在东乡，东乡王气在润城”，此说毫不夸张。

现在的润城人可爱得让你久久难忘。这些进士、举人、诗人的后代们，有先哲的遗传基因，文化素质特高。田间地头、煤矿铁厂，他们议论的是中东战争、霸权主义、萨达姆和阿拉法特在美国的重压下是否垮台。我在 1992 年冬刚到润城挂职时，正值镇里召开一个大会，几乎每个支部书记和村委主任，都能站到台上唱一段上党梆子，我惊得大张嘴说不出话来。每次县里举办文艺演出、元宵广场，拿第一名的总是润城镇。他们火辣辣的脾气火爆爆的情，敢爱敢恨。我曾目睹小伙子西装革履，领带飘飘，担着大粪，唱着“妹妹你坐地头，哥哥担着大粪走……扁担荡悠悠……”，对面的田里，身

着红毛衣的女子，立即应声唱道：“待到日落西山后，让你亲个够……”好一曲田园牧歌！

哦，神奇的土地，神奇的人！

润城文学的发展脉络

“润城文学”也泛指阳城文学，因为润城文学代表着阳城文学发展的脉络和最高水平，润城有着最基本的作家队伍。同时，这个定义仅限于明清两代，因为这个时代润城以诗歌为代表的文学创作形成了群体性的高潮，并诞生了王国光、张慎言、张晋、李穀、延君寿等全国知名的诗人。特别在清代，有作品流传至今的就有60多位诗人。可谓蔚然大观，亮丽奇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一、王国光为代表的明代末期文学家——润城文学的雄起

从已查到的珍贵的诗文看，润城文学发端于金元时代。下庄杨家始祖杨天衢，乡贡进士，以诗文名世，《全金诗》收有其诗作一首。杨天衢只有一首诗存世，但这首诗极其工整，诗味浓烈，可见作者当时的诗名。元代屯城郑家出了三位国公，以武传家，但也有文人。据《元故忠昌军节度使郑公神道碑铭》记载，郑皋之兄郑皓为文学士。既是文学士，当有诗文传世，但历史久远，早已湮没。除上述两位外，我没有查到明以前其他文士的情况和著作。

原山西省图书馆馆长、阳城籍著名学者田九德评价道：“吾阳自金元以来，代有闻人，明清两朝，益彬彬焉述作如林矣。顾搜集元人，日久半就湮没。”

经唐诗宋词雨露滋润，金元“才露尖尖角”，到明代嘉靖以后，李彖、王国光、张升、于瓚等已成为参天大树，是他们拉开了润城文学的序幕。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通过科举作官，在自然科学尚不发

达、不被国家认识、利用的情况下，科举以文章诗赋为主。因此，每一位进士、举人，都是文章诗赋的高手，反之，就名落孙山，与仕途无缘。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以古文经典为教材，以诗赋文章为手段，最终达到做官的目的。李彖比王国光早一届（三年）中进士，无疑是文章诗赋的高手，但作品被历史湮没，只留下一首诗。王国光则幸运多了，诗写得好，官又大，有人巴结，致仕后威严犹在。当时的阳城知县王象蒙等人，为他编辑、刻印了《王疏庵率意稿》。王国光的诗大都保存了下来。他平生喜爱游览，足迹所至，必有诗作。他是朝中重臣，登高望远，胸怀全国，文章诗赋气魄大，潇洒飘逸，给人卓尔不群的感觉和荡气回肠的艺术感受。可以说，王国光的仕途表率与文学实践，启发了润城镇以及阳城县、泽州府的读书人，从他开始，润城文学的序幕悄然拉开，雄起于三晋，诗人们纷纷登台亮相，作品雨后春笋般涌现。和王国光同时代的诗人还有张升，字伯东，屯城人，进士出身，官至河南参政。他是张慎言祖父，工诗，流传下来的诗作仅一首。于瓚，字仲玉，上佛人，举人出身，任两淮盐运副使，著有《迟云山房集》，已失传，也仅有一首诗流传下来。

延君寿在《樊南诗抄·序》中说：“阳城诗人前明以王疏庵先生为之冠，张藐山、杨沁湄两先生继之。同时，羽翼之音者，有无未可知而传者不一二数。”张藐山，即张慎言，字金铭，号藐山，屯城人，他是明末一位重要的文学家，对中国文学有独特的贡献。他的诗文代表作主要是《泊水斋文抄》和《泊水斋诗抄》。同时代著名文学家钱谦益评价：“金铭为人有别趣，诗亦有别调。”他的作品自成一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诗，活物也”这个非常具有现代意义的美学命题。同时，他还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给读者一席之地的文学理论家、第一个给读者以独立地位的文学

批评家。杨沁湄，即杨时化，字沁湄，下佛人，著有《革阁文集》，已失传，流传下来的诗文仅二十余首(篇)。他的作品“好为古文辞”，艰涩难懂，但韵味深长。这个时期，还有润城村的杨朴字贵闻、屯城张慎言之子张履旋字坦之。杨朴为大兴知县，和张慎言、杨时化同为京官，经常诗酒酬唱，但作品没有流传下来。张履旋著有《静音堂集》，也已失传，仅有四首诗流传下来。

收在这套丛书中的作品，金元时期一位诗人，即杨天衢，明代李豸、王国光、张升、于瓚、张慎言、马世德、杨时化、张履旋等八位诗人，其余为清代诗人的作品。

二、家族文学兴起于清代——润城文学雄壮嘹亮的大合唱

伴随着明代知识分子读书仕进的进程，有两个明显的结果，一是润城人“科举入仕人数冠于全县”，二是润城文学的雄起。这时一个中心“读书做官”、三个基本点“立德、立功、立言”，已形成社会风气，直接影响了清代润城知识分子的人生情怀和社会向往。科举成功者走入仕途，以诗纪事、抒情，科举失败者亦以诗纪事、抒情。更有像张晋、张为基、李毅、曹升秀等人取得秀才身份后，不再参加科举，痴迷艺术创作。凡读书人几乎都有诗文作品，诗文成为必修课和人生价值的体现。清末民初山西著名学者郭象升在《樊南诗抄第一集·序》中说：“……郾州当太行之巅，文教敷施，在晋地为独后，逮朱明之季风雅勃兴。论清初首尾百余年，作者相望。傅青主所谓‘晋雅晚在高都、析城间也，其后诸县稍凌夷，而阳城独擅吟事。虽五尺之童，矢口讽咏，无平仄齟齬者’。”润城的家族文学承其风气，家族传承，代代接力，到清代已形成此起彼伏的大合唱。

屯城张家。明清时诞生了3名进士、1名举人。继张升、张慎言、张履旋之后，张泰交于康熙丙戌(1682)中进士，官至浙江巡抚。

著有《受祜堂集》十二卷，清华大学出版社编入《四库禁毁丛书》（现存全国各大图书馆），本丛书收入诗文六十余首（篇）。张东甲，清雍正、乾隆年间人，有诗集，但已失散，仅留三句残诗。张家明清两代共诞生了5位诗人。

润城张家。明清时诞生了2名进士、12名举人。六甲张璿，明崇祯癸未进士，官至陕西巡抚，仅有作品存目。其子张茂生，由荫官至户部郎中，著有《息斋诗文集》，已失传。张伊，康熙癸酉（1693）科举人，官至福建漳州府同知，诗作失传，只流传诗一首。张广基，字沁川，乾隆戊子（1768）举人，官至临漳知县。少时应童子试时，田退斋少宰适在家居，索其文阅之，评价道：“广基有黄陶庵遗意。”因此，他有“小陶庵”之称。稍长，致力于诗、古文，与村中名士相酬唱，著述颇丰，惜多散佚，仅存遗诗一卷，民国9年（1920）由杨兰阶先生手抄，定名为《张沁川先生诗》。张为基，字礼垣，诸生。幼时聪慧好学，不到二十岁学问已很渊博。与张晋、延君寿、陈法于结社唱和，号“骚坛四逸”。四人中，他年龄最小，延君寿等人劝他参加童子试，他却准备外出游览。于是，下太行、渡黄河、游伊洛。归来后，正好遇到考试日期，一试便冠榜首，但他还是无意仕进，甘以布衣终老。延君寿说他的诗“琅琅有金石之声”。著有《青萝斋诗集》等，本丛书收入34首。五甲张毓中，字去偏，号洎水，明崇祯己卯（1639）举人，官至凤翔知府。善诗文，与阳曲傅山交好。白胤昌评其诗曰：“莹秀俊爽，翦翦尘外，若不经意而得之。”著有《青写轩诗稿》、《初寻草》、《次寻草》、《械械吟》等，已失传，只得五首收入本丛书。张树佳，字芝亭（与张广基平辈），乾隆癸酉（1753）拔贡，官至潞安府教授，著有《忍堂诗集》，已不传，仅存17首。其子张晋，字隼三，一生酷爱诗而淡于名利，中秀才后即放弃科考，游历全国达20年之久，与延君寿等四人结为“樊南吟社”。

著有《艳雪堂诗集》、《续尤西堂拟明史乐府》、《戒庵诗抄》、《艳雪堂论诗绝句》等。京官周学芳学使评他的诗“意气平和，神致萧散，无名士虚矫之气”，“若雋三者，岂独雄视三晋，即以诗名天下可也”。周学芳认为《艳雪堂诗集》“工于言情，长于论古”，《拟明史乐府》“质而不俚，婉而多风，节奏天然，断制精确”。当时张晋诗名远播，为国家级诗人。张晋子张域，字子正，晚号梅庵，道光乙酉（1825）举人，官榆次、长子教谕。他的诗有其父的风格，向有鲍照、庾信的称誉。著有《香雪龕诗集》，已失传，只查得14首。张敦仁，字仲篙，号古愚，乾隆戊戌（1775）进士，官至云南盐法道。他爱好广泛，是著名的文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著作等身。文学方面著有《艺学轩诗集》等。他的诗挥洒自由，不拘一格，大气磅礴，感情浓烈。其子荐柒、葆采皆为举人出身，官知县，各有诗文，惜皆失散。张居仁，字宅安，著有《迂村诗草》，已失传。张近仁，字木庵，诗文失传，只查到诗一首。敦仁侄张貽谷，字子有，号云樵，诸生。为学渊博，工诗，精通堪地学，著有《太行考》一卷，只查到诗文20首（篇）。张家有诗文流传的共10位诗人。

润城延家。延彩，字子云，又字季云，道光甲辰（1844）进士，官永清、博野知县。著有《简斋诗草》，但已失传，只查到诗4首。延彤，延彩弟，博学多闻，诗、古文风骨遒劲，有乃兄之风。只查到诗8首。

润城王家。王右文，字鲁亭，乾隆己酉（1789年）拔贡，书法家，承颜鲁体。平生贯穿经史，最有根底。诗不多作，亦不轻以示人。张为基曾在他门下学诗，收其遗稿若干首。延君寿称其诗“深稳严密，如其为人”。只查到诗17首。王萃元，字卯庵，“七逸老人诗社”成员，诗集失传，只查到2首。

河头刘家庄，现属西坡行政村。刘家在清代诞生了3名举人。

刘作霖，字雨苍，嘉庆戊寅(1818)举人，官吉州学正。工古文、诗。以峭拔为宗。罢官后归乡，日与张域、延彩、刘灏诸人诗酒酬唱。著有《凭山堂课艺》、《自悦悦诗集》等，已失传。只查到诗文 11 首(篇)。刘昴华，字次奎，号西明，作霖子。同治庚午(1870)举人，官沁州学正。作品大多失传，只查到诗 8 首。昴华子祖尧，举人出身，官陕西淳化等县知县。亦能诗，但作品失传。刘灏，字特舟，生平不详，著有《广月轩诗稿》，本丛书选入 51 首。他的诗意气平和，通俗易懂。刘家有诗文流传的共 3 位诗人。因此，刘祖尧家门写着“沁渡无双士，河头第一家”的对联。

西坡曹家。曹升秀，名画家，字芝山，号芝山居士。终身不仕进，寄兴于翰墨丹青。工诗善书，长于画，宗法赵之昂笔意，山水远淡有神。同治甲戌年(1874)参修县志时，任分修，兼画全县地图和山水八景图。诗作反映农民的疾苦，惜流传甚少，只查到 10 首。曹翰书，字宝臣，号砚农，升秀侄。少好学，为文渊雅有高格。咸丰壬子(1852)进士，官热河同知。著有《札记》等书。家中藏书数万卷皆亲手校对，朱墨灿然，诗作清新俊逸，有六代风。著述多散佚。只查到诗 8 首。

上庄王家。明清时诞生了 5 名进士、5 名举人，都有诗文，但只有九世王国光的诗集《王疏庵率意稿》流传到今。王豫泰，字介山，号见山，清乾嘉年间人。学问渊博，尤长于古近体乐府。性清高，不求仕进。受业于张晋，张晋有诗赠他：“自得王郎后，为诗有替人。眼中吾未老，笔下尔何神。一笑倾家酿，高歌岸角巾。倘能频过从，敢惜指迷津。”他与“樊南吟社”社友唱和，殆无虚日。有诗集《此中有我山房集》、《宋史乐府》，大部分散失。民国九年杨兰阶手抄其残本，定名为《王见山先生诗稿残本》。本丛书所选诗作皆出自此手抄本。王楷符，清康熙十三年(1674)乡贡，官山阴训导。

有诗集，已失传，只查到诗1首。王家有诗文流传的共三位诗人。

下庄李家。明清时诞生了进士6名、举人5名。李彥的诗集失传，只查到诗1首。李毅，号松溪，李彥后裔。20岁时从张晋学诗，五年后便工雅超群，被补为博士弟子员，名噪一时。虽家中一贫如洗，但他毫不介意，整天以诗酒遣怀，痛饮狂歌。不幸客死长兴，时年三十岁。延君寿将其遗作编为《松溪诗稿》刊行。他的诗豪放流畅，“雄俊不可羁勒”，“凌厉肮脏之气独迈时流”（延君寿《松溪诗稿·序》）。近人郭象升说：“松溪之才实在其师隽三上，延荔浦叙隽三诗，以为与黄仲则相抗，隽三疏爽无沉郁之观，安得与仲则比？能比仲则者其惟松溪乎！”郭象升还推崇李毅的《芭蕉》诗：“一往深情，令人惘惘。为古今芭蕉诗第一。”又批《大云寺怀霍桐柯曲》：“此首前无古人。”批《雨后西池看荷花》：“笔势亦如荷叶翩翩，倾露流波之态。”李蔚南、李麟鳌、李貽纲、李貽典、李貽训、李蟠根、李瑞，皆为李彥后裔，生平待考，都有诗集，但都已失传，本丛书收入他们的诗作少者1首，多者9首。李家有诗文流传的共9位诗人。

下庄杨家。明清时诞生了4名进士、5名举人。郭象升在《濩泽杨氏世德吟编·序》中说：“阳城白巷里在沁之湄，俗称曰庄。有上中下之分。山水清嘉。生其间者，多伊郁善感之士。清嘉道间，李先生松溪挺生是里，以一诸生诗名满天下。然早死，不竟其才，又无子嗣，盖诗境奇险固有以取之。里中人门阀之高莫先王氏，其名在史传者疏庵尚书也。而诗书世泽之长，则以杨氏为称首。两家皆尚吟咏，代有其人，诗境和平，与松溪异矣。”元明时代，杨家有诗文流传者两位诗人，始祖杨天衢、明末清初杨鹏翼（进士，著有《圃亭诗集》）。清代，杨家诗名大震，家传《濩泽杨氏世德吟编》，收入杨荣胤《半帽诗草》、杨庆云《釜山诗草》、杨丽云《双薜荔斋小

草》、杨伯朋《蛙天蠡海集》、杨叔雅《伴石山人诗草》、杨念先《佩弦子诗抄》等6部诗集。另有杨兰阶的《啸月轩诗稿》待查。杨家有诗文流传者9位诗人。其中杨庆云、杨丽云以下四代相沿，家传诗文达百年之久。

中庄曹家。曹承惠，字化南，“七逸老人诗社”成员，生平待考。诗集失传，只查到15首诗。曹总参，字伍萧，生平待考，只查到诗2首。

北音延家。清代诞生了5名举人。延君寿，字荔浦，非科举出身，任莱阳、长兴、五河县知县，公务之余与文人学士诗酒唱和，有白居易的风度。离政返乡后，潜心于文学创作，同张晋、陈法于、张为基等人组成“樊南吟社”，倡导一代文风，人称“骚坛四逸”，成为阳城文坛巨子。他将本县历代诗作精选为《樊南诗抄》4卷，刊行于世。诗人王炳照、李毅和其子延赏死后，他亲为编辑出版《介雅堂诗集》、《松溪诗稿》和《树昏小屋诗抄》。他著有《六砚草堂诗集》、《山居词》、诗论《老生常谈》等。《老生常谈》是清代一部为人称道的诗话，被当代文论家郭绍虞教授收入《清代诗话选》，列为大学文科教材。延汝寿，字子劼，君寿弟，直隶试用典史。著有《近墨堂稿》，已失传，只查到诗13首。延英寿，字子峻，君寿弟，官平泉州吏目。有诗集，也已失传，只查到诗3首。延赏，字伯嘉，一字覃甫，君寿子，清嘉庆戊寅(1818)拔贡。著有《树昏小屋诗抄》，本丛书所选45首诗，皆出自此诗集。延常，君寿子，字石似，一字彝九，号心逸，廪贡生，“七逸老人诗社”成员，生平不详，只查到3首诗。延棠，字少池，一字召迟，君寿三子，乾隆乙未(1775)中举，官解州学正。著有《春秋补义》、《周易月编》、《论孟》、《史通》、《四书广义》、《乌菟碎语》、《诗古文集》等，都已失传，只查到诗7首。延彭年，字寿民，咸丰己未(1859)举人。父聚升，以豪侠闻乡里，构碧

梧山馆，储书数十万卷。彭年广学博览，通晓诸子百家学术，诗、古文，皆有独造。日与张梅庵、延少池、李见唐、杨釜山诸人更唱迭和。所著《纪灾诗》、《碧梧山馆集》等，已失传。只查到诗9首。延中权，字子衡，生平待考，只查到诗1首。延家有诗文流传者8位诗人。

上佛李家。李维垣字卫邦，号鹤亭，清雍正乾隆年间人，一生工诗，著有《基恒斋诗稿》，已失传，只查到6首。其孙李焕章字鉴塘，号涧逸，“七逸老人诗社”成员，其从孙李勤业亦有诗流传至今。

家族文学的兴起、发展与壮大，丰富了区域文学，而区域文学的兴起，又为时代文学增加了亮色。我们高兴地看到，明清时代的一个乡镇，弹丸之地，竟出现了如此多的诗人，如此多的诗文。

三、“樊南吟社”的崛起——润城文学的高潮

如果说有数量而无质量，也构不成区域文学。因为既称为文学，必是登大雅之堂的高级精神产物，与科学一样，同是发明、创造，既不能重复别人，也不能重复自己。令人惊异的是，我们回顾润城乃至阳城县的文学发展史，细细咀嚼这些诗文，只觉得这些诗人像技艺高超的厨师，给我们备下了一桌桌精美丰盛的文化大餐，饱食后多日仍是余香满口。大多数作者治学严谨，博览群书，游历四海，学富五车。清初，张毓中、韩苏、张泰交、杨荣胤等诗人的作品，虽风格不一，但皆有艺术上的独特追求。他们的创作实践，给后人以巨大的启迪。

从清代顺治到康熙、雍正三朝80余年，润城文学尚未形成家族化、群体化，诗人们是游勇散兵，没有领袖人物，也无文学流派。到了乾隆年间，突然诗风骤起，犹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润城张家，在外做官的张广基、张树佳、张敦仁等，在家乡之外开辟了诗酒酬唱的一方天地，显示出小城儿郎的奕奕风采，不断有诗作